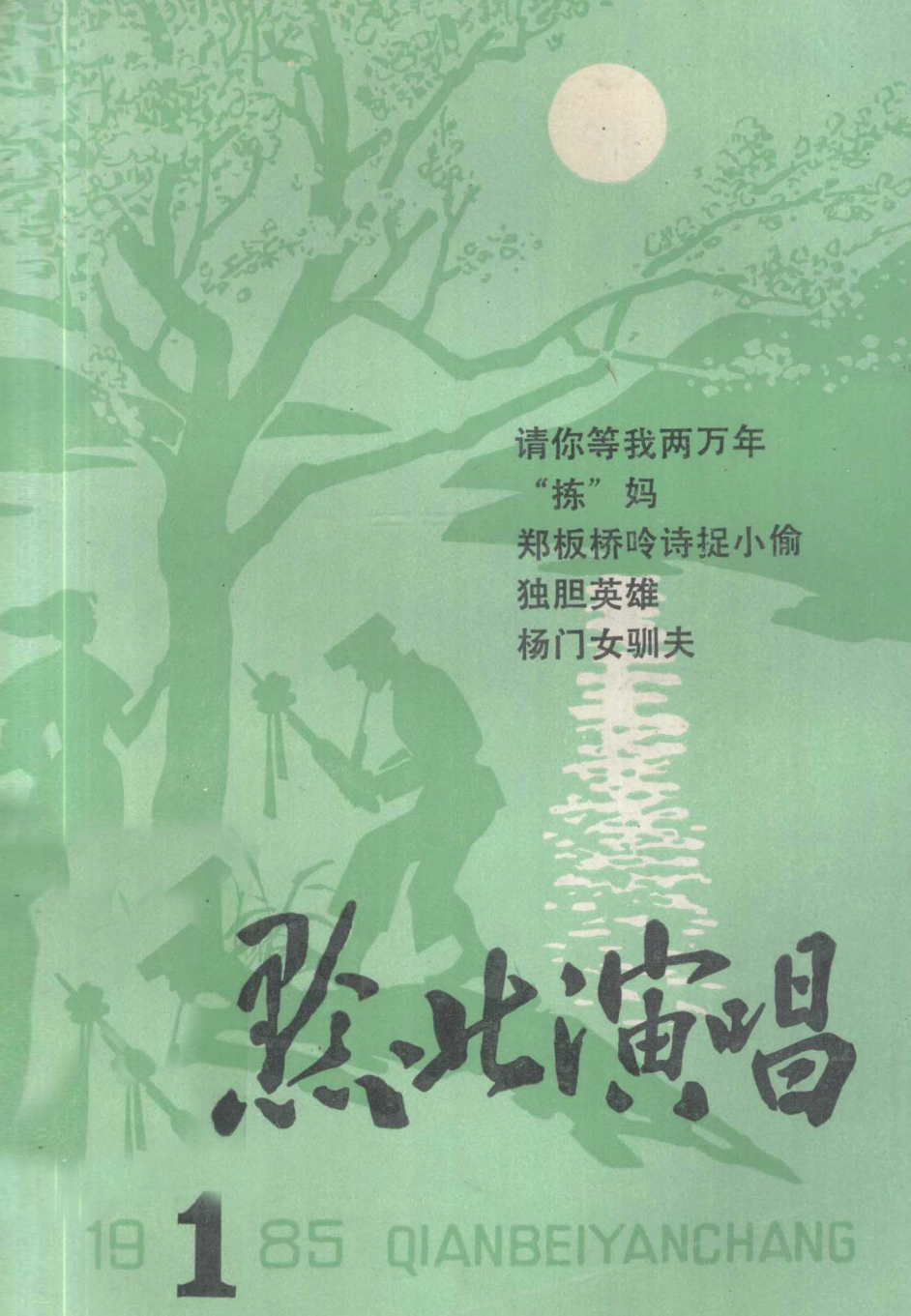




请你等我两万年

“拣”妈

郑板桥吟诗捉小偷

独胆英雄

杨门女驯夫

黔北演唱

19 **1** 85 QIANBEIYANCHANG

黔 北 演 唱

目 录

导航明灯	(37) 欢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 (花灯词)	张益芳
	(48) 明灯照亮新里程(小唱本)	余新生
名人轶事	(11) 郑板桥吟诗捉小偷(评书)	周盛乾
英雄礼赞	(18) 独胆英雄(连台金钱板)	徐增奎
	(38) 优秀儿女挂奖章(花鼓)	王永俊
风流人物	(29) 心灵的光辉(唱词)	侯讽轩
	(30) 送货下乡(对口小演唱)	徐文仲
	(32) 挡不住的人潮(评书)	吴元喜
	(23) 瓜王拜师(方言对口小演唱)	
	(5) “拣”妈(快板对口小演唱)	
	(3) 请你等我两万年(唱词)	
	(53) 杨门女驸夫(对口小演唱)	
农村新貌	(44) 新百子歌(花灯对唱)	韩述华

艺苑拾零	(43) 请你猜(诗谜)	韩述华
	(52) 两个媳妇去安环(绕口令)	刁传福
歌词集锦	(51) 春之声(外一首)	阮居平
	(39) 兴会名城诗意浓	李芳
	(24) 青郁郁的山哟绿悠悠的水	陈守刚
	(46) 歌唱四化(山歌词)	王荣辉
戏曲短评	(25) 在笑声中体味时代脉搏的跳动 ——浅谈独幕黔剧《状元橙》	林久成
	(15) 寓深意于娱乐 ——评《慧眼识鸡》	罗永年
人物掇英	(40) 心美如白玉,歌多似银星 ——记贵州省民歌手韩述华	郝德明
工作探讨	(47) 怎样教唱新歌	梁太彬
歌台新曲	(66) 啊,红楼	徐顺基词 张军曲
	(70) 欢迎你到遵义来	万灵词曲折黄新达曲
	(68) 啊,湄江,我把你歌唱	胡顺犹词 杨继勇曲
活动剪影	封二 凯山之秋表演奖获得者刘丽红	鲁心兰
	犹英小朋友演奏小提琴	吴传彦
	封面设计	何修正

· 新民间故事 ·

请你等我两万年

寒云

张祥参军时，刘华和他最后确定了婚姻关系，二人在小河旁边互赠礼品，海誓山盟。

张祥参军后，刘华每星期给他写一封信，“蓝天白云寄丹心，一张白纸表深情”，你来我往，忙坏了“绿衣使者”。

后来，一个偶然的时机，刘华全家转成了城镇户口。刘华本人还端上“铁饭碗”、进国防厂当了工人。于是，给张祥写信，就改为半月一次，不久又改为一月一封。信纸由开初的五张变成了一张，有时象张收条，有时象封电报，不冷不热，不咸不淡，不过总算还保持着未婚夫妻关系。

不幸，张祥在一次国防施工中，为了排除哑炮，左耳朵失去了一半，右拇指也被削掉了。张祥把这些告诉刘华后，刘华的回信上只有一句话：“放心吧，我一百个爱你！”

后来，张祥要退伍了，写信同刘华商量，“是不是我退伍后就把喜事办了？”这可急坏了刘华一家。解除婚约吧，不光缺少正当理由，会招来许多人的白眼，单是用张家的钱都还不清，不吹吧，自己又不愿和一个“农二”一起过日子。刘华终日冥思苦想，终于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便“哗”地取出信纸，给张祥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写得十分热情、大方，里边有这样一段话：

“……你提出的问题，我完全同意，我俩都快到‘而立’之年，婚事确实该办了。你家也不算富裕，我看那些多少条腿呀，全机全鸭呀，暂时都不要，结婚衣服也少置几套，一切都从简吧！只是，爹妈养我一场，给点钱给双亲还是应该的。不要多了，你就按天数计算，给一个月的钱。第一天给一分钱，第二天给两分，第三天给四分，第四天给八分，依次类推，待全月的款付清后，我俩就立即去办理结婚手续。”张祥收信后没有细想，心里乐滋滋的。

不久，他退伍回到农村，将刘华同意结婚的条件给全家一说，两个老人都觉得这个要求不高，到底是个懂事的姑娘，不象有些人要这要那。唯有妹妹张芹好奇，她想知道到底需要多少钱，便埋头在纸上计算起来。张芹算着算着，忽然大声惊叫起来：

“唉呀，哥哥，你上当了！”

“我上什么当？”张祥满脸狐疑地看着妹妹。

“你来看！”张芹指着她的计算结果说：“第一天一分，第三天四分，第五天一角六，第十天也不多，才五块一角二。半个月是一百六十三元八角四。第二十天就要付出二千六百多元，第三十天竟高达二百六十八万之多！从一号到三十号共计要付出千万元！以一个人工作四十年计算，每月工资六十元，都要三百五十多人不吃不喝干一辈子才够，这辈子你拿得出这么多钱吗？哥哥！”顿时把张祥和全家问了一个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

“天，这不明摆着是叫我提出不干吗？她要这样多的钱，恐怕是世界上要价最高的姑娘了，要是过秤称，要好几万元一斤哩，想不到在我们这山沟沟，也出了个‘世界之最’！”

“拣” 妈

杏 觉

打竹板，呱哒呱，
说段快书叫“拣”妈。

（白）

拣甚么？拣妈？
我见人拣过钱口袋，
我见人拣过大西瓜，
我见人拣过牛和马，
也见人拣过细娃娃。
人世上什么都能拣，
唯独没听说能拣妈，

要吹牛你就去茶馆，
不要在台上瞎呱呱。
老兄你莫把瘁气发，
人世间稀奇事情多如
麻，
这事就出在某工厂，
才把这快书叫拣妈。
说一个工人叫秦达，
他爱人名字叫李娜，
小两口白天生产太劳

张祥苦笑着摇了摇头，给刘华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几句：

“……你那个小小的条件，我一定办到，也一定能够办到！只是时间稍长一点儿，请你等我两万年，待我把钱备齐，就立即和你去登记结婚……”

以后的事情，我就无可奉告了，诸位要想知道下情，可以去采访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学家。

累，
晚上就坐在门前逗娃娃。
娃娃。

一家人又说又笑正高兴，
忽见外面走过一位老妈妈，
老妈妈走到王家院，
在门上敲了两三下：

（白）

“大嫂，大嫂，开门哪！”

忽听叽嘎一声响，
王老大开门把话答：

（白）

“老人家，你找谁呀？”

（白）

“大哥，
我是野岭乡下人，
来找儿子王老大。
下午开门的大嫂说，
王老大早就搬了家，
如今这里的新住户，
当家人叫王劳达。
我想再来问一下，
我儿是几时搬的家？

搬去哪街哪条巷，
我好立刻去投奔他。”

老妈妈说过好一阵，
王老大方才说了话：

“老人家，你的儿子王老大，
如今你还认识吗？”
老人说：

“虽说二十年来没见面，
当妈的一定能够认出他。

他既是我生我养大，
也一定应该认得妈。”

老妈妈话儿刚落音，
王老大的婆娘便接了话：

“下午我已说清楚，
王老大早就搬了家，
他往哪街哪条巷，
我没替你去问他！”
她转身又把男人骂：

“你尽和她啰嗦啥？
她如果定要寻儿子，
那就让她找去吧！”
她砰的一下关上门，

大喝一声“睡觉哪！”
老妈妈见她这样恶，
心里急得像猫抓，
她颤颤巍巍走出院，
“吓”栽倒在路坎下。

秦达和李娜心下忍，
连忙把老人抬回家，
又掐人中又灌水，
嘴里连声叫大妈。

（白）

大妈！大妈！你醒醒！

（白）

你醒醒呀，大妈！
大妈悠悠醒过来，
只冷冷说了一句话：

“只要婆娘不要娘，
还不如只黑乌鸦。”

李娜见王家两口太绝情，

肚皮都气起了大疙瘩，

秦达气得咬牙关，

咕起眼睛直想骂，

亏他五讲四美学得好，
才把一咀脏话强嚥下。

小俩口见大妈合着眼，

便悄步出来把话拉，
秦达说，这大妈性格很
坚强，

涵养、品德都不差。

李娜说，她不哭不骂不
乞求，

是个很有骨气的老人家。

二人接着说了一阵悄悄话，

便双双到大妈跟前来跪下：

“大妈千万别难过，

我们认你作亲妈。

从今后，子媳孙儿听你
管，

屋里全凭你当家，

儿子媳妇有过错，

任打任骂任你罚。”

大妈慌忙坐起身，

瞪着眼睛好惊诧。

李娜取出购粮本，

转身又把工资拿：

“妈，我们都是高定
量，

不够就在市场买些来增

加；
本月的粮油已买过，
这是下余的工资九十八。”

大妈没接钱和粮，
眼泪汪汪如雨下：

“我是哪世修得好啊，
竟得了这样两个乖娃娃！”

第二天，儿子领她去街上，

又买新衣又买襖。

星期日，媳妇陪她进剧场，

看罢电影看杂耍，

回家来，儿子爆肉炒腰花，

媳妇炖鸡又炖鸭，

孙子围着婆婆转，

和美家庭人人誇。

生活幸福时光快，

转眼到了九月八，

年轻人才穿夹衣，

媳妇就把新袄捧来啦。

（白）

妈，你试一下肥瘦和长

短，

看看媳妇的手艺差不差？

大娘穿上新棉袄，

眼里已涌起了泪花花。

秦达便把破袄来扔掉，

它已疤上重疤又重疤。

哪知秦达刚进屋，

大妈便问棉袄放在哪，

听说被扔进了垃圾箱，

脸色顿时白刹刹。

（白）

傻儿呀，傻儿，

赶快帮妈找回来，

那袄万万不能给人家。

说罢便跟着秦达跑，

亲手到垃圾箱里去扒拉，

秦达不知闯了啥祸事，

扒到便立刻递给妈。

大妈抱在怀里就开跑，

进门便大声喊李娜。

李娜刚刚到跟前，

大妈一剪子便剪开了补疤疤，

左手才掏出一扎“大团

结”，
右手又掏出了钱两扎，
接着又把手伸进去，
抓出五元的票子一大把：

（白）

“哎哟，都散啦！”
突然看到这情景，
秦达李娜好惊讶！
大妈紧紧拉着李娜的手，
硬把一扎票子塞给她：

“你们是妈的乖儿女，
这回一定要听话，
先去买台彩色电视机，
再买套傢俱要有大沙发，
你的呢子大衣要新款式，
秦达的西装裤子要小喇叭，
剩下的拿给我蛮孙头儿，
买些狮子老虎和鸭鸭。”
旋又拍拍秦达的背，

叫他把余钱装进皮夹夹，

“你去银行存定期，
妈死了才有钱把丧发。”

大妈见二人不伸手，
接着又补充了几句话：
自从老大离野岭，
我便天天上山挖天麻，
这是二十年的劳动果，
你们只管大胆花。”
这事一下传开去，
都说秦达拣了个有钱的妈。

王老大的婆娘好后悔呀，
她一连打了自己几耳巴：

“唉！都怪我鼠目寸光太短浅，
才把财神撵到了秦达家，
事到如今得想办法，
挽回局面把钱抓。”
她转身便去逼王老大：
“喂，还不快去认你

妈！”

王老大翻了她两眼，

气哼哼一言都没发。

王大嫂明知丈夫没脸去，

便决定亲自来出马：

“哼！李娜能把叫化婆拣了去，

我也定能把她拣回家。”

她假装串门找秦达，

却甜言蜜语把大妈夸，

跟着便找大妈拉家常，

然后才用骨肉亲情来诱骗她：

“大妈，人家说我喜欢老古典，

其实古语方言都不假，

像家鸡打了团团转，

野鸡一打就飞山洼。

自家骨肉和别人儿女一比较，

就知这话理不差。”

大妈冷冷笑了笑，

坐在一边没有接话把。

王老大婆娘接着又发

问：

“大妈，你宝贝儿子找到啦？”

大妈把头摇了摇，

轻言细语把话答：

“不知儿子在何处，
我一直没有见到她，
听人说，

他心肝都被狗吃了，
如今已在黄泉下。”

王大嫂明知大妈骂自己，

心里窝火却不敢发，
想了许久又才说：

“大妈，儿子还是骨肉好呀！”

大妈忿忿把话答：

“不，不肖儿女如禽兽，

还不如那反哺的黑乌鸦！”

满清，乾隆年间（公元一七四〇年），江苏省兴文城中，有一位破落户子弟，姓窦名耳。生就一根干豇豆身材，瓢把型的脑壳，巴掌宽的脸膛，跳三针眉毛，碗豆角眼睛，蒜台鼻子，薄片嘴唇。常戴一顶烟疤屁臭的毡窝帽，背上拖着一根粗如耗子尾巴、干焦焦的鞑辮子，穿一件四季不下班的（滥）蓝布长衫，着一条白布已成黑色的黑裤儿，踏一双鱼尾半截鞋。肚内，常打八音琴，嘴上爱说：大丈夫不提饥寒二字！他，总是酸不溜溜地好吃懒做，诈、骗、偷、摸无所不为，落得亲友远避，无人理睬。人们把他这个窦耳，呼为偷二，

真是臭名昭彰。

一天，窦耳偷得许多晾晒的衣物，卖了几十串钱拿在手中，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摸着肚皮默语：五腑六部呀！请你等暂忍饥渴，待我登上赌场的宝殿，捨得宝调宝、珍珠换玛瑙；但愿翻个大梢，我们就可包一桌酒席，调羹闯斗碗、吃它个傻理歪。嗯，输了吗？我，我就用线把米饭穿成一串，饿时吞进腹内，只要觉得填饱了，又提着线抽出来，摆着饥了再用。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走！进得赌场，他奉陪着歪戴帽、斜穿衣的滚龙们，呼么喝六地，从中午赌到傍晚，先赢了一大堆钱，可人心不足

·
评
书
·

郑板桥吟诗捉小偷

周
盛
乾

蛇吞象，手出不落注，一顺家家在，么、么么、么掷六，啊！二么、对二、两颗三，两条路的瞎子——输了！赔、赔赔赔、赔了个精打光！窦耳便把胸口一拍：胜败军家常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转角相逢。走！他垂头丧气地出了赌场，站在街心，虽然在下毛毛雨，亦没感觉。因为他输得不服气，饿得心头慌，逼出了一身冷汗、臭汗，是汗是雨？哪还去管罗！

肚中咕咕叫，迫使得他边走边紧裤腰带，懒步到了一家大门口。隐约发现门坎里、卧着一只肥大的狗，因夜黑，看不清毛色。啊！这是郑板桥的公馆。听说，郑大人为官清正，惹怒了豪绅，被罢官归来。嗯，什么两袖清风不清风，大船滥了还有三千钉，我何不进去，来个顺手牵羊不为盗——打打秋风，对！就是这个主

意。他顺墙转了一个拐，发现有一块石板没盖，通进郑宅的阴沟。用手挽起裤脚，鞋子脱来楸在裤带上，趁着无人过路，一梭就钻进沟里，爬行不远，又有没盖石板之处，刚往上探头，“唰！”白亮亮一网东西冲脸盖来，泼了一脑壳，他赶忙耍了个乌龟缩头之式，躲退沟内侧耳静听。

原来，是郑板桥的夫人朝沟里倾倒洗脚水，倒进沟里和泼在人身上的响声不同；她虽然发现了情况，若无其事地转进室中，对着郑板桥低声地：“老爷呀！”

郑板桥正色地：“我，现在没有当官了，我都没称你夫人，你何必还呼我老爷呢？我们是老百姓，就按平素的称呼喊叫才对哩！”

“夫君啦！刚才我倒水，倾注在一个阴沟里要爬出来的人头上了！”

“他吼没有嘛？”

“他没声没响地缩进沟中去了。”

“你，附耳上来。此人是贼，赶快悄悄去安排几个人，带上绳子隐藏在竹林里，等着拿贼拿脏捆小偷。”

“郑郎，你算得准吗？”

“娘子放心，这叫罐中捉鳖——手到擒来。”

“好！我照办去了。”

这时阴沟内的窠二，满以为没有被人发觉，把没在头上的水抹了一抹，一伸一缩地爬出了阴沟。看见右边的墙上，摆得有一个花盆。靠墙还有一口半人高、长方形的石水缸，估计里面养有金鱼。他，轻脚轻手的陇了缸侧，倚角矮身，向书房灯光映着的窗子一盯：左窗心上画的画上荷花冬不老，右窗心描的瓶中丹桂夜来香。他蹑脚挨到窗下，用舌尖舐破窗纸，闭左眼、睁右目，做了个“木匠调墨之式”，朝里面瞧：左首，靠壁书

架上排列着许多书籍，左边挂月琴，右悬清锋剑。书桌正中摆着砚台硃碗，铜笔架上搁着黑、红狼毫笔，桌前一张黑漆太师椅。右首洗脸架是羊肝色，上搭白毛巾，中放洗脸银盆，下凳鸡血铜洗脚盆。正面象牙架子床，粉白的罗纹帐子，左右牛角钩挂着帐门，帐帘上绣“八仙过海”，单红绒垫拖齐红漆踏凳；左春凳上银烛燃着灯花，右春凳上放着一件白萝卜系的皮衫；踏凳上摆着一对双樑阿公鞋。床上锦缎被面的铺盖，盖着一人，半仰半卧，面向窗子，嘴上八字胡须，鼻樑上架着水晶眼镜，项盘松花辫子。那人咳了一声嗽：“细雨蒙蒙夜沉沉，樑上君子入我门；”

唉呀！他怎么知道我进来了呢？

“肚内诗书存千卷，枕下金银无半文；”

嘿嘿，郑板桥在向我拿

言语，算了吧！我横顺没有下他的手，干脆从大门走出去就是了。

“出门休惊黄尾犬，”

慢仗些：听说他家有一条黄狗，恶得很，恐怕就是卧在门坎里那根皮娃子，遭咬了才值不得，我……何不站上石水缸，爬墙走。对！刚好登上墙的时候，又听室内吟道：

“越墙莫损兰花盆！”

窠耳鼻子嗅了一嗅：好香啊，现在不是兰花开放的时令，嗯！这一定是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当贼的进屋，偷不到东西，灰都要抓一把！像这种名贵的花草，打起灯笼火把都难找，见食不餐，必是憨憨！一不做、二不休，何不就把这一盆端了。他作了一个清泉滴水，刚刚跳下墙外，又听里面朗颂两句：

“天寒不及披衣送，趁着月光奔豪门。”

“我恭维，郑大人，龙灯脑壳——要亮了的，好讲理性啰。”窠耳抬头望天，月亮已从云中钻出来了：喊我趁着月光去偷有钱人家！既然他不会来追我，慌啥子嘛，该我自由自在的慢慢走了。刚好穿进竹林，猛然走出三人！绳子一抖围住偷二，用手一指：“花盆是脏，赶快搁下，就绑！”窠耳便规规矩矩地“作反手揖”了。



寓深意于娱乐

——评《慧眼识鸡》

罗永年

纵观今日银屏舞台，彩色纷呈、百花竞妍。一同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不入象牙之塔的曲艺节目，以自己独特的丰采，赢得了广泛的欢迎，可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喜。一件好的曲艺作品，应是寓深意于喜闻乐见的形式之中。刊登在《演唱》1981年2期上的唱词《慧眼识鸡》，便是颇受群众喜爱的佳作之一。

作品的情节并不复杂。讲的是养鸡迷王二爷，喂了一大群鸡。为了培育良种，优选了两只肥母鸡精心加料

单独饲养。原指望每天拣两个大鸡蛋，谁知每次在窝里只有一个。蛋是哪只鸡下的呢？王二爷一看，但见那只梅花点点的风头鸡“站在窝里好神气，放声唱，咯多、咯多，这个蛋是我下的。”而另一只黑不溜秋的乌骨鸡“沉默寡言憨憨的”。于是王二爷论功行赏，给风头鸡另开小灶，重建华居，优厚有加。过一天，风头鸡再次蛋歌高唱时，王二爷去拣蛋，猛觉事情有些蹊跷。风头鸡为什么不在新建的华居中生蛋，却还把蛋下在老窝

里？为了解破迷团，王二爷次日专门提前到现场观察。只看见《乌骨鸡 蹲在窝子里，全神贯注待生育。十分用劲在运气，疲劳不堪喘吁吁。一个鲜蛋生下地，不声不响出窝篱。去至菜园垃圾地，寻虫觅菜来充饥。”这时候凤头鸡又来啦，它“伏在蛋上笑嘻嘻，咯多、咯多、咯多，这个蛋还是我下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农村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凭王二爷第一流的养鸡技术，要想发财冒尖，本非难事，发了财或买彩电、或存银行、或捐款兴办公益，都是曲艺创作的时髦题材，且已不乏成功之作。作者却不循旧途、不落巢臼、另辟蹊径，开发深度，大写特写其鸡。充分利用说唱文学的特点，写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讲的虽是两只鸡，实则喻人，且是

颇具性格的典型化的人。且看那乌骨鸡，朴实无华、克尽职责，每天贡献一个大鸡蛋。有了功劳，不争名利，任劳任怨，甘居陋室，只吃垃圾堆里的虫子充饥。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价廉物美，经久耐用。也有人说，知识分子象奶牛，吃进去的是青草，挤出来的是营养丰富的奶汁，比喻十分贴切。而这只乌骨鸡的形象，更生动、更丰满、更有趣得多。作为对立面，那只披着一身漂亮的羽毛、长着一管动听歌喉的凤头鸡，首先就占尽先天之优势，自然易讨欢心。侵占它鸡的成果为已有，当作资本去邀功请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凤头鸡式的人物在社会生活中也并非鲜见。尤其“文革”动乱时期，曾泛滥一时。而他们想捞取的，就不仅是“油炸的花生米”和小小的华居——“特等鸡窝”了。